

骗术古今

《魍魉世界》丛书之一
苍崖室主人 著



编者的话

大约智谋也如武侠小说中描写的黑白两道一样，也有正邪的不同。这“正道”自然是指大智大勇，得江山，除恶俟，脱金壳，闯大关，以致瞒天过海，暗渡陈仓。只要目的正当，夹杂些狡黠以至权谲，也是无妨大局的。而这“邪道”，却是不但手段阴险，目的更是黑暗，大要无非是害人利己。本书所谈及的行诈骗人，便正是此类了。

虽说是邪道，却总是要耍些机谋的，否则谁又肯甘心吃亏上当呢？这大约也可以算是“盗亦有道”吧。当然，这个盗之“道”，自然不是什么正道了。若夫敷衍论此“道”，似乎上当受骗也并非是个什么智商问题，我们或可借用弗洛伊德氏的学说杜撰构拟个什么“情结”，庶及差强闻而释之。要之，凡行诈骗人之辈，总不脱利用

人们的“贪婪情结”，大约此“情结”常使人利令智昏，结果难免入其彀中，受骗上当。此事思来，不禁使人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也。本书之出版，正是想将行诈使骗之诡计之各各变种展示于诸位，若读者诸君览读此书之后，庶及窥破个中机诈，使彼行骗之徒再无得逞之机，则正唯愚之所大愿也。且夫防骗之道，根本又在于戒贪，如能摒弃贪心，则谁能欺我哉？

弁 言

客有问于余曰：“子之编骗术也，殆以之讽世欤？然今之为害于社会者，莫过于政界，莫过于军阀。子不此之编，而惟骗术之是辑，非舍其本而逐其末，取其小而遗其大乎？乌足以讽世？”余哑然笑曰：“子误矣。子所谓有害于社会之政界、军阀，何一非从骗术来耶？不看夫建高牙大纛而坐堂皇者乎？其未入政界时，固言言道德，语语爱民也。及骗术既售，厕身政界，则吸民脂，竭民膏，惟利是视矣。盖向之所谓道德，所谓爱民，皆骗术也。又不见夫拥旌旄而执干戈者乎？其未为师长督军时，亦朝一电报曰共和，夕一电报曰护法。及骗术既售，攫得师长督军也，则蹂躏宪法，强奸民意，无所不为矣。盖向之所谓共和，所谓护法，皆骗术也。非特政界、军阀如是也，推而至于商，推而至于工，推而至于平常之小民。其所作所为，表面观之，固极光明正大也，而推究其心，则莫不如是矣。然则世界一骗术也，社会亦一骗术也，欲救世界，欲拯社会，安可不揭破其骗术？子又何疑于余乎！”客闻之，点首而退。余因缀是语以为弁言，时民国十年夏正三月。苍崖室主人志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|--------|
| 弃言 | (1) |
| 假获藏镫 | (1) |
| 盐政行贿 | (3) |
| 雅骗 | (4) |
| 出售泥佛 | (7) |
| 修庙窃珠 | (8) |
| 尼姑受骗 | (9) |
| 梅炼师 | (10) |
| 道士取葫芦 | (11) |
| 假当票 | (12) |
| 骗驴 | (13) |
| 偷画 | (13) |
| 偷靴 | (14) |
| 偷墙 | (14) |
| 奇骗 | (15) |
| 骗术巧报 | (16) |
| 骗人参 | (17) |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|
| 茉莉根····· | (18) |
| 瓜皮实土····· | (19) |
| 雇童市骡····· | (19) |
| 钱帖作抵····· | (20) |
| 骗中骗····· | (20) |
| 出售王府····· | (21) |
| 当金镯····· | (22) |
| 雇妓作妻····· | (22) |
| 朱少芝····· | (24) |
| 伪公子····· | (25) |
| 聘请幕友····· | (25) |
| 某公子····· | (27) |
| 关节不通····· | (28) |
| 庙中木偶····· | (30) |
| 参行受骗····· | (31) |
| 认丐为父····· | (33) |
| 假充司马····· | (34) |
| 弃米负重····· | (35) |
| 窃取行李····· | (35) |
| 种银····· | (36) |
| 无赖款客····· | (36) |
| 某甲····· | (37) |
| 圣佛出现····· | (37) |
| 假元宝····· | (38) |
| 误撞瓷瓶····· | (38) |

| | |
|-------|--------|
| 叫公公 | (39) |
| 假朝廷 | (39) |
| 乾隆钱 | (40) |
| 珠宝肆 | (41) |
| 十两漆 | (42) |
| 外科医生 | (43) |
| 贴膏药 | (44) |
| 衣店伙 | (44) |
| 冒充差役 | (46) |
| 徐大逛 | (47) |
| 引妓炫诱 | (48) |
| 发掘藏镪 | (49) |
| 银元减价 | (50) |
| 铁牛粪金 | (51) |
| 配靴 | (51) |
| 王右军笄 | (52) |
| 冰莹 | (53) |
| 巡抚年侄 | (54) |
| 假侨商 | (54) |
| 认丐婆为母 | (55) |
| 赘婿被骗 | (56) |
| 趁轮少妇 | (56) |
| 骗琴 | (57) |
| 剃头担 | (59) |
| 密保 | (59) |

| | |
|-------|--------|
| 葛婢窃鸡 | (60) |
| 兑洋索诈 | (61) |
| 某明府宠姬 | (61) |
| 谢某 | (63) |
| 隔夜教 | (63) |
| 诳骗 | (64) |
| 趁航少年 | (64) |
| 刘文清书法 | (65) |
| 购古书 | (65) |
| 梁山舟 | (66) |
| 画知晴雨 | (67) |
| 购杯 | (68) |
| 某成衣 | (69) |
| 贵主内使 | (70) |
| 老讼师 | (71) |
| 某无赖 | (71) |
| 流水账册 | (73) |
| 陆某 | (73) |
| 马又兰 | (74) |
| 活佛 | (76) |
| 牛脯念珠 | (77) |
| 买呢褂 | (78) |
| 买皮袍 | (79) |
| 购猫 | (79) |
| 纸钱 | (80) |

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|
| 陈某子 | (80) |
| 驴夫 | (82) |
| 董小乙 | (82) |
| 骗子被骗 | (83) |
| 县役 | (84) |
| 炼丹 | (85) |
| 假和尚 | (85) |
| 女骗术 | (86) |
| 毒骗 | (88) |
| 名士赚名妓 | (89) |
| 贼骗更夫 | (92) |
| 车载土块 | (93) |
| 招婿 | (93) |
| 贷金 | (94) |
| 强盗受骗 | (95) |
| 茶肆主人 | (95) |
| 假金包 | (96) |
| 车夫急智 | (96) |
| 骗铜炉 | (97) |
| 私娼 | (97) |
| 台基骗术 | (99) |
| 假冒丈夫 | (101) |
| 掷包之骗术 | (102) |
| 纵火图赔之骗术 | (103) |
| 骗盘费 | (104) |

| | |
|------|-------|
| 织布机器 | (105) |
| 假洋钱 | (106) |
| 主母赚仆 | (107) |
| 巧骗 | (109) |
| 假鬼骗官 | (110) |
| 男妾 | (110) |
| 讼棍骗帽 | (111) |

假获藏银

楚北王某，性豪而黠，家固不封。常与人缓急相通，辄贷此偿彼，不爽所约。西邻富翁某，素贪且吝，极有心计。王欲贷其货贸易，恐不见诺，而思有以赚之。会岁将暮，虑人素逋，以妇翁家颇小康，特诣称贷百金，约岁周归还，并加十一之利。妇翁知王不失信，如数予之。王以百金兑钱，不待索逋者登门，一律先期偿讫。尚余钱数十千，市布帛，为妻孥制衣裳，焕然一新。富翁心果生疑，谓王某岁暮索逋者踵相接，今不待剥啄，一律先期偿讫，且为合家细弱制衣裳，焕然一新，何其绰绰有余裕也？得勿掘发窖藏耶？既届除夕，听王宅爆竹声震耳不绝，潜往侦察，见王门已闭，心益疑之。谓除夕迎神，类皆重门洞开，今反闭之，何诡秘乃尔也。王宅故湫隘，门内即是堂皇，窃侧目从门隙内窥，但见堂上灯烛辉煌，家人嘻嘻，笑语甚欢。几上累累堆积朱提，大小不下数百铤，默计何止盈万，不胜骇羨，益信掘发窖藏无疑。因念王本妾人子，一旦幸邀天庇，暴获巨

赏，足征时运亨泰。倘与合伙贸易，利当倍蓰，即什伯千万不难也。献岁，特选吉日，折柬独招王饮，肆筵设席，极其丰腆。酒酣，笑诘王曰：“贺君得巨赏，能以奇零贷我否？”王蹙然曰：“小子守命安贫，君所知也，何从得巨赏？”富翁笑附王耳，小语曰：“君瞒他人，可不必瞒我，我知之稔矣。尚何虞诈为也？”王力辨其无，富翁曰：“君不愿贷我，我却愿贷君。今请以五千金付君，同为贸易，君愿之乎？”王摇首固辞曰：“小子赤贫，受君重赏，倘有折阅，其何以报？不敢从命。”富翁曰：“如获利，彼此均之。如有折阅，誓不责偿。何如？”说之至再，王始首肯。富翁乃慨以五千金相付。王赉至江西，见菜油满市，爰倾囊购归。是秋，楚北菜油翔贵，获利数倍。富翁大喜，仍以母子金尽付王，听其筹运，往无不利。不十年，累赏百万，彼此均之，至今两家子孙犹称素封焉。富翁尝自鸣得意，为王备述畴昔除夕侦察一事。谓君至黠，乃竟为我所赚。王笑曰：“微君言，亦将明告。畴昔几上累累堆积阿堵物，固是锡箔粘成。计君倘来窥，姑以相炫，窃冀一垂涎，即藉以饵之。果赖得君赏，致有今日。诚如君言，非君赚我，实我赚君矣。不然，家无担石储，纵说如苏张，君亦安肯慨以重赏相付乎？”富翁闻之，始恍然如梦初觉。乃前席笑拍王肩，戏诘之曰：“我自谓颇有计，不图竟为君所赚。促狭儿，何其谲也！”两人相视，粲然一笑，遂订为莫逆交云。

盐政行贿

嘉庆初年，某邸兼管户部，偶因目疾乞假。两淮盐院与天宁寺主僧至契，一日，有貂纓狐裘，口操京音者数人至寺，云：“家主入都道病，欲赁静室养病，但须房舍精洁，不计值也。”乃辟方丈后精舍馆之。俄有四五人押行李，仆从十余辈，簇拥一显者乘安舆入。僧出迎祇候，显者不甚瞻顾，径登殿礼佛。顾从人曰：“携来绣幢可施之。”众荷一大木匣至，启视，则陀罗锦绣诸佛菩萨像。其点缀树石，皆绿磁珊瑚珠宝镶嵌而成，精巧绝伦，惟内府有之。显者视悬幢毕，不交一语，入所赁屋居焉。僧异之，私诘从人，皆云某省道员入覲者。然词色诡异，类王公，非寻常大员可比。居十余日，寂不闻声。日见纪纲入肆，购名书画及珍玩，约数万金。有某肆送白玉如意一枝来，索价千四百金，立售之。纪纲私扣六百，肆主不肯，因口角，为显者所闻，呼入，付以原值，慰遣之。命缚扣银者，鞭挞数百，逐之出。其人负伤，诣僧叩求曰：“作事不慎，为主人责逐，奈创剧，暂借一榻地，调理平服即行，荷德不浅也。”僧许之。因怀疑久，乘机研诘，曰：“实不相瞒，主人非他，亲藩某邸也。我系府中护卫齐某。主人奉命密查两淮盐务，故改装寄寓。”淳嘱僧，万不可泄，泄则彼此齟粉矣。僧大惊，急白盐政，盐政固稔某邸状貌，又知请假事，随僧赴寺，隔窗遥窥。显者方据案展帖作书，真某邸也。骇绝，不知所为。乃与僧恳之齐，齐

大惊，咎僧。盐政力恳，齐曰：“余已获罪，无从着手。有张老公者，王所亲信，试与婉商，或能为地。”乃倩僧代邀张至。窄音秃颌，俨然宦者，齐为细述盐政意。张变色责齐曰：“尔真大不晓事！尔以不慎获罪，乃欲更陷我不测耶？”拂衣欲去。盐政为之婉谢再四，问王意旨所在。张徐曰：“王已查明媿务，有三害五谬十不可信之疏，即日复命面奏。”遂朗诵疏稿。皆中时弊。盐政色若死灰，坚求营救。良久，乃曰：“只一术，或冀挽回。王昔年从幸五台，曾许施铸金罗汉十八尊，分府以未悉库藏未之足。公能具此以了夙愿，王必德公。”盐政大喜，遍市金十余万两，苏扬为空，未几，王登舟，盐政尾其后，皆张居间为之关说。送之渡黄，始返。旋阅邸抄，则王已销假，无日不召见矣。大盗不操矛弧，良信。

雅 骗

郑板桥先生书法钟王，参以米蔡，转似篆隶；画则得所南翁家法，更参以徐青藤老人浑洒雄杰之致。便卓然大家。为秀才时，三至邗江，售书卖画，无识者，落拓可怜。后举于乡，旋登甲榜，声名大震，再至邗江，则争索先生墨妙者，户外履常满。先生固寒士，至是益盛自宝贵，非重价不与。沈凡民先生代镌小印文曰：“二十年前旧板桥”，志愤也。时江西张真人入觐回，道出邗江，富人争媚之，欲得先生书联献真人。江西定做大笺，纸长丈余，阔六尺余，乃可不

可再者。使人婉求先生书，且请撰句。问需值，曰：“一千金。”求者允五百。先生欣然奋笔直扫，顷成上联云：“龙虎山中真宰相。”求书次联，笑曰：“言明一千金，尔只与五百，我亦仅与其半。”其人往告商，不得已，如数与之。即书次联曰：“麒麟阁上活神仙。”人人赞叹工妙绝伦。其时商家，因盐政都转，咸重先生，遂争求先生书画。或联或幅，或笺，或斗方，以为荣。各商皆得之，惟商人某甲，出身微贱，赋性尤鄙，先生恶之，虽出重值，誓不允所请。某甲自顾厅事，无先生尺楮零缣，私衷羞恶，百计求之，终不得。先生性好游，一日，携短童，负诗囊，信步出东郭。渐至无人踪处，视乱坟丛葬间隐隐有屋角，微露炊烟，花柳参差，笑曰：“岂此间有隐君子耶？”甫逾岭而坟益多，径益窄，再一回头，则有小村落在焉。茅屋数椽，制绝精雅，四无邻舍，又无墙垣，小桥通溪，即至门首。白板上一联云：“逃出刘伶裤外住，喜向苏髯腹内居。”上有小额云：“怪叟行窝”。进关，又得一重门，联云：“月白风清，此处更容谁卜宅；磷青焰聚，平生喜与鬼为邻。”额云：“富儿绝迹”。庭中笼鸟盆鱼，与花草相掩映。新种芭蕉，才有掌大；乍添杨柳，却比人高。朝南有室两楹，洒扫无纤尘。内置几一、案一、椅四、机二，木榻、藤枕、书厨各一，琴剑、竹搁又各一，案上笔砚纸墨、乌丝尺、水中丞皆备。壁上悬青藤老人《补天图》，女娲氏螺髻高颡，仰视炉鼎中，气冉冉入空际，生气勃发，的为真迹。两壁则素粉如银，绝无悬挂。爱极，不问主人谁是，即就榻趺坐。忽一秃发童子自内趋出，视良久。旋诣内，大声呼“有客”。即闻主人在内问讯，命即逐客。所携短童，殷殷

以先生名氏告之，始见主人出。则东坡角巾，王恭鹤氅，羊叔子之缓带，白香山之飞云履，手执尘尾，翩然而来，老叟也。彼此略叙述，语颇投契。问叟名氏，曰：“老夫甄姓，四川人，流寓于此。以老夫太怪，遂名曰‘怪叟’。”问“富儿绝迹”四字何意，曰：“扬城富儿近颇好雅，闻老夫居址小有花草，争来窥瞰。但此辈满身金银气，一入冷境，必多不利，或失足堕溪水，或花枝刺抓破衣，或遭守门厖啮破足，或为树杪雀粪污俊庞。所尤奇者，一日，富儿甫坐定，承尘鼠迹空隙破瓦堕，正中其额，血淋淋，乃委顿去。自是相戒，不敢入吾室。遂以为额，志实也。先生清贫则已，若亦富人，恐于先生亦大不利。”先生叹曰：“仆生平亦最恶此辈者。幸福命高，未曾亦作富人。得安稳入高斋，领雅教，何幸如之！”须臾，童子献清茗，叟为之鼓琴。风冷冷然不辨何曲，惟爱其音调激越，渐转和煦，忽铿然顿止。问：“先生能饮乎？”曰：“能。”曰：“盘飧市远无兼味，奈何？”既而自思曰：“釜中狗肉甚烂，然非所以款高贤。”先生性嗜此，闻之垂涎曰：“仆最喜狗肉，是亦愿狗生八足者。”叟曰：“善。”既于花下设筵，且啖且饮。狗肉而外，又有山蔬野蕨，风味亦佳。叟醉，又抽剑起舞，光缕缕然，未识果否成容。然观其顿挫屈蟠，不减公孙大娘弟子。正白气一团，忽大声跃出圈外，依旧入座，面不改色。先生起敬曰：“翁真高士也。请浮一大白，仆恨相见晚矣。”视日以下春，先生辞退，叟殷殷送过桥，曰：“仆与君同一不合时宜者，如有余暇，可着屐过我。”先生曰：“不速之客何惜频来！”由是日一过叟，清谈不倦，醉而后返。交月余，渐与谈诗词，皆得妙谛，惟绝口不论书画。先生一日不能忍，告

叟曰：“翁亦知某善书画乎？”曰：“不知。”曰：“自信沈迷于此，已三折肱。今士大夫颇有嗜痂癖，争致拙作，甚非易事。翁素壁既空，何不以素楮，使献所长，亦藉酬东道谊？”曰：“劝君且进一杯，呼儿磨墨，楮先生盖已藏之已久，实满眼无一佳士如先生者，故素壁犹虚。顷既相逢，何敢失之交臂？”先生投袂而起，视斋中墨纸砚已就，即为挥毫，顷刻十余帧，然后一一书款。叟曰：“小泉乃怪叟字，请赐呼，荣甚。”先生诤曰：“何翁雅人，与贱商某甲同号？”叟曰：“偶相同耳。鲁有两曾参，同名亦何害？要有清浊之辨耳。”先生信以为实，即书小泉二字与之。叟曰：“墨宝非常，从此辉生蓬壁，然不可妄与商人，恐此辈皮相，不能辨珠玉，徒损清名耳。”先生然之。旋又畅饮归，则已二鼓矣。同人问何之，先生盛夸叟。众曰：“邗江向无此人，公所见得无妖魅乎？且彼处丛莽榛莽，向无居人，明当同访，以调其疑。”翌晨，众果偕去，则茅舍全无，惟一湾流水，满地看核而已。先生大惊，以为遇鬼，旋豁然悟，大叹曰：“商人狡狴，竟能仿萧翼故事，赚我书画耶？”归则使人潜侦某甲家，则已满壁悬挂，墨迹淋漓，犹未干也。

出售泥佛

吾乡有某生者，中年无子，谋置篷室，乃买舟渡江，赴通州一带访购。某生既省小费，又欲速成。会有客来言，一乡民愿鬻其女。导往观之，其色甚美，问其价，则甚廉，但须